揭開公司面紗

陸 月

在香港，公司增長的速度比人類還快！去年，本地公司的增長率甚至比人口增長率高出十五個百分點。等會兒，公司和人類有可比性嗎？

當然有。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公司跟你我一樣，都是獨立的「人」。香港《公司條例》裡寫得清清楚楚：公司具備一名成年人的身份、權利和權力。爲了體現公司「人性」的一面，條例還特地舉例說公司可以買房賣房，可見立法者深諳港「人」的心。英國最高法院去年也提醒大家：「法律應該把公司當人類對待。」所以公司也享有公平審訊、言論自由等「人」權。那宗教自由呢？美國對此存在分歧。今年六月，美國最高法院的其中五名法官裁定公司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因此涉案的公司能以宗教之名拒絕向女性員工提供某類避孕措施的醫療保險。另外四名法官強烈反對這個判決，因爲這意味着老闆可以將他們的宗教信仰強加予員工。

法律是現代公司的生命之源。早期的公司必須經王室或議會特許才能設立。這種公司通常除了負責國家的海外貿易，還肩負殖民重任，不是一般人能成立的。沒有公司，商人和他們的生意就是「一體」。生意賠多少錢，他們就得從自己腰包裡掏多少錢，傾家蕩產也不出奇。隨着工業革命的齒輪越轉越快，工商業對資金的需求也日趨急迫。爲了鼓勵人們創業投資，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訂立了《有限責任條例》和《合股公司條例》。這兩部條例簡化了公司的成立程序，並奠定了現代公司法的原則，即公司和他的股東是兩個獨立的「人」。由於公司獨立於股東，所以公司的債務是公司自己的責任，不是股東的責任。就算公司負債纍纍，股東對公司的責任也僅限於他的投資額。股東對公司債務的「有限責任」大大降低了他們的風險，鼓勵他們投入資金。這帶動了工商業的發展，使經濟呈現一片蓬勃的氣象。

既然公司的獨立人格是法律授予的，它自然也可以被法律收回。譬如說，當股東利用公司進行詐騙，法院一般會要求股東爲公司的行爲負責，不會允許股東狡辯說：「我跟公司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壞事都是公司做的，與我無關。」這種把股東從公司背後揪出來的做法有一個浪漫的名字：「揭開公司的面紗」。揭開公司的面紗等於否定公司法的原則（即公司和股東的獨立性），因此當案件不涉及詐騙或逃避現有法律責任時，揭或不揭就成爲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例如，有些商業集團爲了降低風險，將資產轉進母公司，再設一間子公司運營業務。這樣就算營業公司破產了，也不會殃及母公司的資產。但這麼一來，營業的風險就轉給了供應商、消費者、員工等。這時法院是否應該揭開公司的面紗，把整個集團視爲一體？

揭或不揭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資源和風險的分配問題。再怎麼說，公司也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當我們要求法律尊重公司的獨立人格和人權，甚至讓公司的權利凌駕於人類時，我們到底在爲誰說話？

久久爲功

——北大校長的新生寄語

汪金友

九月十二日上午，北京大學舉行二〇一四年新生開學典禮。校長王恩哥在誠摯深情的講話中，送給四千餘名新同學八個字：「守正篤實，久久爲功。」我覺得，這篇講話，是送給北大新生的，也是送給所有青年人的。可以釐清人生的方向，能夠充滿前行的力量。

王恩哥校長解釋說，「守正」，就是要有主心骨。沒有挺拔的脊樑，再光鮮亮麗的外表也只是浮華。一個人沒有精氣神，沒有積極向上的價值觀，這個人是立不起來的。「篤實」，就是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同學們未來幾年的主題，就是在「求學」中要有踏實、勤奮的態度和苦學、苦幹、苦熬的工夫。

「久久爲功」，是指「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定力。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的，難免遇到荊棘坎坷。不能見風就是雨，不能當牆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各位要想獲得成功，就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艱辛和努力。希望各位同學要有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不要目光短淺，爲急功近利所驅動。

王恩哥校長給同學們提了一個要求，「管好自己的自行車」。「掃天下」先要「掃一屋」，要做天下大事，先從自行車的規範停放做起。如果連一輛自行車都管不好，又何以治理國家？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學會約束自己，方便別人，才能汲取正能量，收穫美好人生。

很多的大學畢業生，都經常抱怨在單位裡機會少、進步慢、領導待人不公。其實，問題往往都出在自己身上，尤其是一些細節上。譬如接打電話的時候，你的語言是否準確和禮貌？當年長或職級高的人給你倒水時，能不能站起來接過水杯自己倒？接待客人的時候，自己的言行是否得體？接受和完成一項任務的時候，自己的態度是否積極活躍？做不好小事的人，肯定做不好大事；當不好士兵的人，肯定當不了元帥。

在講話中，王恩哥還推薦了一篇網文，題目叫《一隻海綿的自我修養》，作者也是一名北大畢業生，在某國際廣告公司工作，並很快得到升職重用。這位同學在文章中說：「意志力無非就是兩件事：別回頭，別低頭。應該做一隻小海綿，別管自己有理沒理，你就去吸收，吸進去，不好的吐出來，吸進去，再吐出來。」

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的年輕人，卻做不了這樣的「海綿」。一事當前，首先是自己的意志在先、興趣在先、感覺在先，管你什麼領導、專家、師傅、兄姐，順我耳順我心就聽，不順我耳不順我心就不聽。有理不吸收，沒理也不吸收。結果呢，不是別人適應不了自己，就是自己適應不了別人。孤獨難熬，寂寞難耐，於是就想着換個地方。可正如寓言《梟將東徙》中斑鳩勸貓頭鷹所言：「你不改變自己的叫聲，搬家又有什麼用呢？」

《老子》講：「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歷史上的很多豐功偉績，都是「久久爲功」。司馬遷寫《史記》，在父親已經寫了五年的基礎上，又花了十三年的時間。李時珍寫《本草綱目》，總共用了二十七年時間。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先後「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談遷寫《國榷》，歷經二十年，終於完成，但書稿卻被小偷偷走，只得從頭再來。法國博物學家布封，畢生從事博物學研究，埋頭著述四十年，終於寫出宏篇巨著《自然史》。

每個人，都不可能隨隨便便成功。

大數據

青 雲

有家賣桌椅的內地傢具公司，最近組建了一個「大數據部」，老闆向外宣稱，公司將利用「大數據」拓展更大的市場。

「大數據」現在炙手可熱，只要一涉及市場，言必稱「大數據」，彷彿不講它就OUT了。既然有「大數據」，那自然有「小數據」，顧名思義，「大數據」就是範圍更廣、涉獵更大、內容更細、邏輯性更緊的數據，其中「邏輯性更緊」是大數據最核心的特質，如果給你1G的數據，甚至更多，但這些數據如果形成不了邏輯鏈接，那麼它對你來說就是一堆垃圾，就是大家眼中的「小數據」。

「大數據」的應用由來已久。二戰期間，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之所以能戰勝強大的日本海軍，其中關鍵之一就是運用了「大數據」。美國太平洋艦隊經過珍珠港事件後，海軍實力大大減弱，從實力上來看，美國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但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派出了大量的偵察飛機，其飛行偵察的距離要比日本飛機多一倍左右，而且美軍的潛艇也四處布防，偵察日軍的動向。而日軍在數據獲得方面，遠遠不如美軍。在太平洋中途島海戰中，日本就吃了沒有「大數據」的苦頭，日本艦載飛機發現不了美國航母，而相反，日軍的動向美軍掌握得一清二楚，這樣的戰爭，日軍自然成了輸家。中途島戰役美軍只損失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和一百四十七架飛機，陣亡三百零七人；而日本卻損失了四艘大型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三百三十架飛機，還有幾百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和三千七百名艦員。日本海軍從此走向了失敗。

可見「大數據」最大的特點在於及時獲得更多信息後能夠得到應用。有幾次我也給我的同事講「大數據」的重要性，他們就問我什麼是「大數據」，我說你買了一輛車，汽車4S店、車管所獲知了你的姓名、手機號、車型等信息，這其實只是一個數據。但是，保險公司獲得了這個數據、騙子也獲得了這個數據。於是，保險公司通過這些信息通過短信或者電話，告訴你他們爲你制訂了一套車險方案，希望你去購買，然後每年保險將要到期的日子，你都會接到這樣的電話和短信；而騙子呢，在得你的信息後，精心策劃了車稅退還的騙局，騙子們甚至通過你留下的信息，打聽到了你的家人的基本情況和工作情況，衍生更多的電信詐騙、網絡詐騙，騙子們在暗處，你在明處，你一不小心就會上當。

這就是「大數據」。

眞正的「大數據」是會讓人害怕的，不少網絡利用智能技術，獲取你的信息，你今天在某網站訂了一張飛機票，你留了電話，或者你留下了QQ，在你出發前的一天，你將要前往城市的天氣信息向你推送過來了，你可能會入住的酒店信息給你推送達來了，同時他們還向你推介許許多多吃喝玩樂的建議……

所以有人斷言，接下來的商業就是「大數據」的商業，誰獲得了大數據，誰利用了大數據，誰就能成爲這個行業的翹楚。

這個論斷至少目前來看，並無太大的問題。而成問題的是，我們都缺乏一種「技術」去充分利用大數據，爲闖蕩市場增光添彩。

水邊的門羅

李 夢

我在多倫多的第一處住所位於休倫街（Huron Street）上。是的，這條街因二百公里之外的休倫湖（Lake Huron）得名。這湖大家一定不陌生，中學地理課本中常提到，北美五大湖之一，盛產鱒魚。

距湖二十公里左右有一小鎮，名溫厄姆（Wingham），聽起來像是童話和魔幻故事中的地名，晃晃悠悠長了翅膀似的。鎮子很小，橫豎不過十來條街，和加拿大很多城鎮一樣，排布得方方正正。鎮中央有間中餐館，名叫大中華（Great China），名字起得氣派，其實店裡不過能擺下十幾張桌子而已。多倫多唐人街上的店舖也是這樣，要麼「滿庭」，要麼「金牛」或「金龍」，堂而皇之，一點含蓄都不講。相比我在山東家鄉所見「小辣椒」或「青草地」之類，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大中華吃過午飯（最好叫一盤檸檬雞）後，沿約瑟芬街往西南方向行不過百米，有一處綠地，名爲「愛麗絲・門羅文學花園」，不用多說，一定是爲紀念這位加拿大女作家而設。一九三一年七月，Alice Ann Laidlaw(門羅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姓氏）出生在這鎮上，父親養貂，母親是小學老師。去年，八十二歲高齡的門羅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爲加拿大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作家。通常，諾獎獲得者以洋洋灑灑的長篇取勝，這位加拿大女作家擅長的，卻是短篇小說。而且，她只寫短篇小說，被人們稱作「加拿大的契訶夫」。

這一稱呼的得來，約略因爲門羅和俄羅斯短篇小說巨匠契訶夫一樣，都執著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細瑣生活表象下個體的無奈、苦悶和彷徨。與契訶夫一樣，門羅的童年生活也並不幸福。那是歐美國家經濟大蕭條的年代，向來遠離爭端和喧擾的加拿大也無法獨善其身。據加拿大財政部統計，一九三二年加國工業總產值較一九二九年相比，下滑了四十一個百分點；一九三二年的世界農產品產量與一九二九年相比，下降了將近四成，這其中，又以北美地區降幅最爲明顯。父親農場的生意不得不說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母親偏偏又在這時患上帕金森症，因此門羅十八歲入讀西安大略省大學新聞專業時，課餘不得不兼職女招待或煙葉採摘員，以賺取生活所需花費。即便如此，門羅依然感恩。她曾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稱：「大學時代幾乎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不必做家務的時間。」

休倫湖邊的童年，以及之後幾段若隱若現的愛情，都被她寫進短篇小說集《親愛的生活》（Dear Life）裡。這是她的封筆之作，加之有了諾獎得主這噱頭，很快地便被翻譯成中文。中文版封面是一個少女的背影，頭巾散落在風裡，倒是很符合全書的語氣和聲調。很多人說《親愛的生活》讀起來像一位老太太旁若無人的絮叨，我卻並不以爲然。其中收錄的八篇短小故事，不論《漂流到日本》，抑或《湖景在望》和《眼睛》，都是梗着脖子的，並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無謂喟嘆。她沒老，還是那個不管不顧的少女。

鄉村小鎮上生活的女孩子們自然沒見過愛馬仕手袋，也不懂得「茴香」的「茴」字一共有幾種寫法，卻個個都是調味生活的好手。她們才不會忍受枯燥和乏匱呢，她們可以一邊「爲洗尿片的肥皂操心」，一邊琢磨着要不要拋下無趣生活來一場赤裸裸的出走。《紐約時報》書評人曾說門羅的描寫「不帶評判色彩」，有的只是「冷靜和理性的愛」。我卻覺得這住在湖邊的女人寫起生活來，平靜之中總有些不濃不淡的陰鬱，許是見慣了冷藍色湖水的緣故，不像英國北部的湖畔詩人們，講來講去總是純潔美好的友誼和愛情。

門羅曾隨第一任丈夫搬離安大略省，去到西海岸溫哥華附近的維多利亞居住，並經營起一家書店。四十一歲那年，門羅同丈夫離婚，又獨自搬回湖區。四年後，門羅同第二任丈夫結婚，婚後二人一道搬往一個名叫克林頓（Clinton）的小鎮生活，仍舊在休倫湖邊，而且離那湖愈發近了。和她書中人物相似，女作家的一生經歷「離鄉—返鄉」的宿命般輪迴，晚年重回湖畔，眼中所見，不知與少年情景相似抑或相異。據說，在Clinton小鎮上，沒有多少人知道門羅住在哪兒。這也挺好的，不是嗎？正如她借書中人物之口說的那樣：

「我喜歡夏加爾。畢加索算什麼？」

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

休倫湖（Lake Huron） 網上圖片

少林俗門弟子

廖書蘭

自幼熱愛武術，十二歲揹着一張棉被，口袋裡兩百塊人民幣，隻身到嵩山少林寺習武。因爲家窮，繳不起學費，自薦在寺院打雜代替學費，自此與少林功夫結下不解之緣。

曹文亭校長（釋延亭）的名片，像一些熱心社會公益的人士一樣，要摺疊起來，密密麻麻，有好多頭銜。他說，平均一百個徒弟，只有五個具備武術天份。除了天份，還需要頑強的意志力，不怕辛苦，勇往直前，努力不懈，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毅力才可。

什麼是意志力呢？舉個例子，他曾經在某個偏遠的農村的村公所表演，在老舊的木頭桌子上表演翻筋斗，由於桌子枯朽，桌腳斷了，他的雙腳插入木條，但他仍然堅持完成表演。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內地農村醫療十分落後，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農村醫生爲他抽出木條。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他只要了一支香煙。結果發現仍然有木屑留在腿裡並發炎，最後被送到人民醫院，醫院裡的醫生爲他撕掉貼在傷口皮膚上的膠布，再度手術。再一次痛得撕心裂肺，但他還是挺過來了。

他終於儲到八百多元，準備結婚，但是就在這個時間，他的弟弟走來說，因爲他的女朋友肚子大了，要結婚，因此他二話不說，將八百多元交給他弟弟結婚。

爲了多賺一點錢，他業餘拉三輪車，由於他天生力氣大，搬搬抬抬的粗重功夫，本要四個大男人抬起的，他竟然一個人就搬着走。第二年，他才辦了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婚禮。而今他已是三間學校的校長，希望生命的光和熱照亮年幼的孤兒和無依的老人。

讓人尊敬的人都具備一種特性，總是爲別人辛苦，爲別人着想。少年時期在少林寺的磨練，讓他不畏苦，不怕吃虧，崇尚武術，武術鍛煉了他堅強的意志和鋤強扶弱的精神，秉承少林佛門思想薰陶，培養了他忠君愛國的思想。因此少林寺有出家和尚，也有俗門弟子，有些出家和尚做不到的事，俗門弟子卻可以做得到。

花有聲 花未眠

行 健

那晚睡前，在沒開燈的房間，看見磨砂玻璃窗有花影，趕緊打開窗戶看，哈哈，又一盆卡特蘭開花了，它把頭伸到了防護網外，朝着月亮開花，而我記得連日來白天都開過窗，卻一直沒發現它含苞孕花，甚至不知它啥時開了，差點錯過了賞花。

巧的是，同一晚早些時候，小友星星推薦我看川端康成的《花未眠》。《花未眠》中的「我」，凌晨四點醒來，發現海棠花未眠。而發現「花未眠」這眾所周知的事實後，「我」竟然「大吃一驚」。

的確，很少人會像川端康成那樣，會對「花未眠」這麼「微不足道」、這麼「眾所周知」的事「大吃一驚」，卻太多人對身邊的事物心不在焉、熟視無睹。

其實，對花未眠、花之美「大吃一驚」是一種覺醒。而熟視無睹，則是「醒」着的沉睡。每個人，都有發現美的潛能力，但潛能力卻未必能成爲實際能力。因爲，即使是白天不睡覺，人也未必是醒着的，只要心不在當下就不算醒着。若心不在當下，是不會邂逅也無法親近美的。

川端康成說：「感受美的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較容易的。光憑頭腦想像是困難的。美是邂逅所得，是親近所得。這是需要反覆陶冶的。」

我理解，川端康成說的「親近」，既是身體的靠近，更是心靈的接觸。如果心不在焉，再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也會視而不見。若能保持一顆活在當下的心，用心感受專注看，那麼，一棵小草一枝花、一縷陽光一朵雲、一汪清溪一片海、一尾小魚一隻兔、一位嬰兒的小手腳……這許許多多，都能成爲滋養身心的美妙奇跡。

美，是鮮活的，發現美，說難也難，說易也易，只要當下覺知即可。

發現花未眠，是因爲心未眠。花何止「未眠」，花還會說話呢。

那個早晨，打開窗戶，仔細看，發現朝陽種植的多花卡特蘭鼓脹的花苞已半開，三片外瓣開了兩瓣，翼瓣和唇瓣仍捲着花心。見晨光好，給花兒照相，咔嚓咔嚓，照了幾張，停下，琢磨換個角度再拍，見陽光照得花瓣晶瑩半透的煞是好看，定睛凝神近近地細細地端詳。忽然，聽見輕輕的「啪」一聲，花兒的一片翼瓣瞬間綻放開來。哈哈，我聽見蘭花開啦！原來花開是有聲音的！

長這麼大，種了幾百盆花，還是頭一次聽見花開的聲音！儘管花開的聲音很細很小，但我千眞萬確聽見了！這聲音有點像我小時候玩指甲花種子囊、種子從囊中彈出的聲音。其實，是卡特蘭的花瓣從花苞中綻開時，觸到未開的花瓣、摩擦產生的微弱聲響。

我問人，人人都說：「花開也有聲音？從來沒聽見過。」是啊，我從前想都沒有想過花開還會有聲音，更從來沒有靜心耐心等着看着花開。如果不是爲了拍照，這個早晨也不會目不轉睛地盯着花兒看。

或許，由於我沒有「心」，聽不見、看不見、聞不到、嘗不到、感不到、錯過了身邊眼前許許多多的美好。不能怪花，怪只怪我沒「心」，白白錯過了萬萬千千「花開的聲音」。今後，要用心傾聽、用心感受。